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黑暗的心

[英国] 约瑟夫·康拉德 / 著 薛诗绮 智量 袁家骅 / 译



Heart of Darkness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Heart of Darkness

黑暗的心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 著
薛诗绮 智 量 袁家骅 译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暗的心 / (英) 康拉德 (Conrad, J.) 著 ; 薛诗绮, 智量, 袁家骅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7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60-7009-7

I. ①黑… II. ①康… ②薛… ③智… ④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253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执行策划: 罗磊戈

责任编辑: 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

特邀编辑: 程小武 金泽龙

技术编辑: 凌春梅 陈诗泳

统 筹: 黎 萍

装帧设计: 陈必琴

封面绘画: 杜 娟

插图绘画: 陆小弟 王万春

排版制作: 陈 玲

策 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书 名 黑暗的心
Heian de xi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8.125 2 插页 4 插图

字 数 178,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HEART OF DARKNESS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韩忠华	潘庆龄
安海洋	陈琳	刘瑛
文佳	李松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国文坛上，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 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不仅是英语世界杰出的作家，而且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他的小说背景广阔、性格复杂、手法新颖、风格独特，在 19 世纪传统小说与 20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之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康拉德一生写了 14 部长篇小说、7 部短篇故事集 (含 27 个中、短篇小说)，此外还写有许多散文和 3 部戏剧。评论界一般把他的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海洋小说、丛林小说、政治小说。也有按题材背景的地域分为：写海洋的小说，写亚非拉的小说和写欧洲的小说。尽管康拉德是一位擅长叙说海洋故事的大师，但他本人并不愿被人归入海洋小说家之列。1906 年他曾告诉一位记者：“他们想把我放逐到大海中间去。”十多年后，他又曾对一位朋友说：“也许你不会认为这太过分，在写作生涯 22 年之后，我还会说我一直没有被人很好理解。我被人们称为海洋作家，赤道

作家，描写作家，浪漫主义作家——还有，现实主义者。但是，我全部的关注其实都是给予事物、事件和人的‘理想’价值的。如此而已。”

确实，康拉德的作品广泛地探索了人生和自然，涉及社会的许多方面，即使他那些以海上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海洋也不单单是故事的背景和自然环境。康拉德作品中的海洋和海船上的小社会，是世界和人生的缩影，他用它们作为一种媒介，来探讨人类生存的含义和价值。同时，从创作手法上来看，他的写作也突破了传统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概念，努力追求风格与形式上的革新。因此，读康拉德的小说，应该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欣赏。

康拉德本是波兰人，姓克尔泽尼奥夫斯基，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别尔季切夫。他的父亲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地主，爱好文学，写过诗歌和戏剧，翻译过狄更斯、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因参加波兰民族独立运动被沙俄政府放逐到俄罗斯北部的沃格洛达。5岁的康拉德随父母一起到了流放地。艰苦生活的折磨，使他母亲和父亲相继患肺病去世，小康拉德被送往舅母家抚养长大。康拉德9岁时在海边度过一个夏天，大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海洋的向往使他15岁时立志要做一名海员。1874年，17岁的康拉德离开波兰来到法国马赛，参加了法国商船队，从此开始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海上生涯。他先后在法、英等国的商船或货船上工作，从徒工、水手、二副、大副，直到当上船长。康拉德随船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足迹遍及南美、非洲、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

1878年，康拉德在一艘英国货船上工作，从马赛到君士坦丁堡，再回到英国的洛斯托夫特。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当时他几乎还不会说一句英国话。8年以后，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并正式使用英语化的姓名约瑟夫·康拉德。1895年他用英语写成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问世，此后他开始定居英国，并一直用英语从事创作。尽管康拉德至死说的都是带有

外国口音的英国话，但他被公认是一位英语语言大师。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的文字，有时不免有沉重或浮夸之感，时而还有晦涩之处，但这些缺点不断有所克服，在他最好的一些小说中，他抒情写景、讽刺幽默，都能够做到挥洒自如，把英语用得恰到好处。这使得英语民族的作家和读者们也赞叹不已。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翻译过康拉德的小说，但他说：“谁若是想学习英语，他应该读一读康拉德的英语原作。”

一般公认，《黑暗的心》是最能代表康拉德思想与艺术特点的作品。这部小说在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中文的不同译本曾被译为不同的题目，如《黑暗的心脏》、《黑暗的内心深处》等。译者都是希望能够最为确切地传达出作者的原意。非洲大陆在地图上呈现的形状很像一个心形，而这块心状大陆从19世纪到20世纪，正处于它有史以来最为艰难和黑暗的年代。非洲人民遭受欧洲殖民主义者无耻的欺骗、疯狂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一片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变成了一个极其黑暗的地狱。康拉德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上去观察和描述非洲的。穷凶极恶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所制造的黑暗可谓登峰造极，作者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当时的非洲更为暗无天日的地方，因此，他把他的小说定名为“黑暗的心”，也就是“最最黑暗、黑暗已极”的意思。

《黑暗的心》通过一系列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和景物、事件的描述，把人性在非洲丛林深处的种种表现动人心魄地、血淋淋地描写出来。小说的主人公是乘着欧洲的轮船从海洋驶入非洲内河的，而他所揭露的殖民主义者的暴虐行径又是当年全世界有正义感和有良心的人士都十分关注的政治事件。因此，这部作品既是康拉德“丛林小说”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的“海洋小说”和“政治小说”的代表作。这也许正是人们习惯于通过《黑暗的心》这部作品来全面了解和研究康拉德的原因。于是，这部作品便当然地成了他的代表作。

大家知道，康拉德这位21岁才初次接触英语的波兰人，后来成为公认的、英语文学中最有才华的“文体家”。他在《黑暗

的心》中所展现的语言才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是一部散文体小说，然而，仔细读来，你竟会在其款款的叙述中感受到一种诗歌韵律般的连绵的呼应和起伏，体验到一种诗一样的语言美。这是我们在其他作者笔下很难发现的。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曾努力想要在汉语译文中也把原作的这种美传达出来，哪怕是传达出它的万分之一也好。不知这种努力有没有产生效果。这要由读者朋友们来加以评说了。

《黑暗的心》如此深刻动人地揭示出发达地域的外来势力侵入落后的原始地域时，所呈现的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的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样板意义的作品。因此，竟有人把它的情节原封不动地搬入另一部作品中，只是改换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作品的主人公也换成了另外一些人，而同样深刻而且感人地反映和揭露现实。美国一部著名的描写越南战争的电影就是这样做的。

康拉德早期的作品中可以见到模仿屠格涅夫、福楼拜、莫泊桑等大师的痕迹，但他不是一个满足于走前人道路的作家，他力图按照自己的美学准则从事创作。康拉德的艺术主张表述于他自己作品的前言、附记以及他与友人的一些通信中。他认为小说不仅为人提供娱乐，更应作为深入探究人性和行为动机的媒体，要表达人生哲理。“艺术家应该和思想家及科学家一样，寻求真理然后发出呼吁”，因此他的海洋小说与比他稍早的另一位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的海洋小说就有明显的不同。史蒂文森着重讲述冒险故事，康拉德更关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物在事件中的作为和事件在人物意识中的反映。在康拉德的小说中，人物比情节、故事更为重要，他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写环境如何造就人物性格，也不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写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康拉德通过人物的所作所为，人物的体验、感想，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心境、内在品质和潜在力量。康拉德希望能发掘出人性中隐藏的东西，不管是善良的、优秀的，还是邪恶的、卑劣的，他都将它们展示在读者眼前，促使读者自己进行思考，

做出道德判断。

康拉德的作品不仅风格雄浑壮阔，手法也独到新颖，有强大的感染力。值得指出的是，他的许多艺术手法为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启示，而许多现代派小说家也十分推崇康拉德。

康拉德特别强调人的感官作用，他认为“一切艺术最初无不诉诸感觉”，因此他说：“我所要竭力完成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字的力量使你们听到，使你们感觉到，特别重要的是使你们看见。”他对人和物特别强调传达令人难忘的印象。《黑暗的心》中的许多场景，就仿佛一幅幅印象派的画。在展示人物性格时，他常从人物在某一时刻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开始，然后交叉穿插地进行描绘，把人物性格的不同层面逐步展开。在他的作品中声、光、影、色的描绘，不仅用来传达感觉经验，有时更被用来表达各种象征意义。康拉德非常重视象征的作用，他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象征的，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获得复杂性、感染力、深度和美感。”从大海、狂风到丛林、旧船，以至于一顶帽子，都可以传达象征意义。他的象征手法也表现为不写日常生活中肤浅的喜怒哀乐，而写深藏不露的心理意识，以揭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实。

康拉德对 20 世纪的西方小说家，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反传统的，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英国的 G·格林，法国的 A·马洛，美国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都是康拉德作品的爱好者，都曾得益于康拉德。菲茨杰拉德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创作受到康拉德的启发。有人把他的《伟大的盖茨比》比作当代美国化了的《吉姆爷》。法国新小说派作家、198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劳德·西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您喜欢的作者是谁？”他答道：“我喜欢康拉德、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喜欢能使我扩大视域、触觉、感受、听觉的一切……”

当然，要全面理解和欣赏康拉德的创作艺术，仅仅阅读这几篇小说是不够的，还必须读一读他的丛林小说中的《吉姆爷》(Lord Jim)，政治小说《诺斯绰摩》(Nostromo)、《特务》(The

Secret Agent)、《罗曼亲王》(Prince Roman) 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读康拉德需要沉下心来，钻进去体味品尝，要用“心”去“看”、去“听”、去“感觉”，这样你就会发现那是一杯浓茶，而不是一杯白开水。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智量

2014年6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Heart of Darkness



目录

黑暗的心	1
罗曼亲王	103
台风	128
青春	207

黑暗的心

—

“奈莉号”，一只巡航小艇，微微一晃便抛下了铁锚，风帆颤也没颤动一下，就停稳了。潮水已经涨足，风几乎已经平息，既然是准备开往河的下游，它只好停泊下来，等待回潮。

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在我们面前铺开，俨然是一条茫茫海途的开端。远处水面上，大海和青天融成一体，连个接缝也没有，在这片亮闪闪的开阔空间里，随潮漂来的一只只大游船上黑褐色的风帆，衬托在一串串尖尖矗起的红帆中间，船上油漆过的斜杠发出微光。一层烟雾笼罩着低低的海岸，海岸一片平坦地向大海伸去，逐渐消失在水中。格雷夫森德上空的天色是黯淡的，靠里更显得黯淡，似乎浓缩成一层悲怆的朦胧，一动不动地低覆在这座世界上最庞大、也最伟大的城市上空。

负责几家公司的那位主任，是我们的船长和老板，他面朝大海站在船头上。我们四个人含情地望着他的背影。这幅景象中的海洋情调，比整个这条河上的任何东西所显现的更多。他看样子好像是个引水员，对水手来说，引水员就是

安全可靠的化身。他的工作岗位竟不在那片亮闪闪的河湾上，而在他的背后，在那层低覆的阴暗朦胧中，这一点我们真是很难理解呢。

我已经在别处说过，是大海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它不仅长时间的分别中使我们心连心，它还有一种作用，能使我们彼此容忍对方的信口开河——甚至容忍他的自以为是。律师——一位最好不过的老年人——因为年高德劭，享用着甲板上唯一的一只软垫，躺在唯一的一条毯子上。会计已经拿出一盒多米诺骨牌，正在用它们搭房子玩。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背靠着后桅杆。他两颊深陷，黄面孔，背脊挺直，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两只胳膊垂下来，掌心向外翻，活像一尊菩萨。主任看铁锚拉稳了船，放心了，向船尾走来，坐在我们中间。大家懒懒地谈了几句，接着小船上便是一片寂静。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玩起那副多米诺骨牌。我们都若有所思，什么也不想做，只是静静地瞪着眼睛。白昼在一阵安详的宁静和美丽的光辉中逐渐逝去。水面平稳地闪耀着，天空中一个斑点也没有，静洁无瑕的光亮构成了一片安然寥廓；爱赛克斯沼泽上的那片烟雾好似一幅轻巧绚丽的薄纱，从内陆的丛林高地上垂下，把低低的海岸覆盖在它透明的皱褶里。只有西边天际笼罩着上游河段的那片朦胧，每分钟都变得更为阴沉，好像落日的临近激怒了它似的。

终于，沿一条曲线，太阳不知不觉地沉得很低了，鲜亮的白色变成了无光无热的暗红色。它仿佛在接触到那片覆盖着芸芸众生的朦胧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马上就要突然消亡似的。

顷刻间水面上出现了变幻，安谧中减少了光辉，却更显得深沉。宽敞的航道中的古老河流，在这白日将尽时，水波不兴地安息着，它世代代为两岸聚居的种族做过多少好事情，如今，这条可以通往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途，端庄静穆地舒展在眼前。我们在观赏这条令人崇敬的河流，不是靠一个短暂的来而复往、去而不返的鲜艳白昼的闪亮，而是靠一种永志不忘的记忆所发出的庄严光辉。的确，对于一个怀着敬仰和深情像

常言所说“依海为生”的人来说，最容易触发起关于泰晤士河下游一带昔日伟大精神的思古幽情。浪潮涌来，又流去，终年操劳不息，其中满都是对于人和船的记忆，是它，把这些人和船或是载向大海去战斗，或是载回家去安憩。所有那些这个民族引为骄傲的人士，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到约翰·富兰克林爵士^①，它都熟悉，都曾为他们服务过。他们都是骑士，无论是否享有过骑士的称号——都是海洋上伟大的游侠骑士。它曾载浮过所有那些名字如同宝石一般在时代的暗夜中熠熠发光的船只，从“金鹿号”开始——它圆滚滚的两侧船舱中装满金银财宝归来时，女王陛下曾亲临拜访，那显赫一时的故事，就是以此结束的——直到“爱瑞巴斯号”和“恐怖号”——它们出发去进行另一些征讨而都一去不复返。它熟悉许多船和许多人。这些人和船从德夫特弗德、从格林威治、从伊瑞斯出海——其中有冒险家和移民；有贵族们的船和生意人的船；有船长们和海军将领们；有专做东方生意的隐秘的“私贩”们；还有在东印度舰队服现役的“将军们”。黄金的猎取者或名誉的追逐者们，都是从那条河流上驶出的，他们手持利剑，往往还高举着火炬，他们是陆上强权的使者，是从圣火中取采火花的人们。有什么样的伟大的人和事，不曾随这条河的退潮，向一个未知世界的神秘中漂浮而去啊！……人们的梦想，共和国的种子，帝国的萌芽。

落日西沉了，暮霭降临在河上，沿岸开始出现了灯光。恰普曼灯塔，一个三条腿竖立在烂泥平台上的东西，放射出强烈的光芒。船上的灯光在海港的航道上移动——一大片往来奔波的熙熙攘攘的灯光。再往西，在上游的河段上，那个巨大的城市所在的地方依然像预兆不祥似的显现在天际，夕阳中一片低覆的朦胧，几颗星星下一片血红的光亮。

①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是英国 16 世纪著名航海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是英国 19 世纪著名探险家。

“这块地方，”马洛突然说，“也是世界上的黑暗地带之一啊。”

他是我们中唯一仍然“依海为生”的人。对他所能说的最坏的一句话就是，他不能代表他的阶级。他是一个水手，但是他也是一个流浪汉，而大多数水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过着一种原地不动的生活。他们的心情都像是在闭门居家一样，而他们的家永远在他们身边——船；他们的祖国也永远在他们身边——大海。船与船总是非常相像的，而大海也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在他们这种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异国的海岸，异邦人的面孔，变化万千的生活，都从身边一溜而过，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感，却是被蒙上了些许自以为是的无知；因为对一个水手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除非是大海本身。大海是支配他的存在的霸主，像命运之神一般不可思议。至于其他，工余之暇，偶尔上岸溜达一次，或是偶尔寻欢作乐一番，就足以使他看到整个一片大陆的秘密了，而往往他会发现这种秘密也并不值得去了解。水手们的信口开河都是直来直去的。全部的含义就像一只敲开的核桃明摆在它的破壳里一样。但是马洛不是一个典型的水手（如果把他信口开河的癖好撇开不谈的话），对他说来，一个故事的含义并不像胡桃肉一样藏在壳里边，而是在外层把故事裹了起来，而故事突出了含义，就像一股灼热的光散射出一抹烟雾来一样，这情景就好像那些迷蒙的月晕光环，有时候只是靠了月亮光怪陆离的辉映，才使我们能看得清它。

他的话全无惊人之处，马洛正是这种人。大家一声不吭地听他说下去。甚至没有一个人费神去哼一下，他马上便说开了，非常缓慢——

“我想起那非常古老的年代，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代，1900年以前——好像就在前一天……是自从有了——你们说是骑士吗？——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的。对，但是这光明好像在一片平原上匆匆奔过的火焰，好像密云丛中的一次闪电。我们就生活在这闪光之中——但愿这闪光跟这古老的大地不断转动那样，能够永不熄灭！但是昨天黑暗还留驻在这里。设想

地中海里有这么一艘古罗马漂亮的三层桨座的大战舰，舰上有这么一位司令官，他突然接到命令被调往北方。他匆匆忙忙跨越高卢，去指挥一只小船，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书本的话，这种小船，罗马的军团战士们——他们一定都是些了不起的能工巧匠——他们造起这种船来，显然只要一两个月时间就能造出上百艘。让我们设想他来到这里——这世界的尽头，海是铅灰色的海，天是烟黑色的天，船死板得好像一只六角手风琴一样——沿着这条河，满载军需品，或者有待交付的订货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东西吧，沿这条河向上游驶去。沙岸、沼泽、森林、野蛮人——简直没有什么可供一个文明人吃的东西，除了泰晤士河的水就没有什么可喝的。这里既没有法勒里美酒，也无法登岸。所到之处只能见到隐藏在荒野中的一座座孤零零的营房，好似一根针落进一捆干草里——寒冷、迷雾、风暴、疾病、流离失所，再就是死亡——天空中、河水中、丛林中，到处暗藏着死亡。他们在这儿一定会像苍蝇似的死亡。噢，是的——他干完了这件事。毫无疑问干得非常好，后来也没有多去想过它，除非偶尔会吹嘘一下，说他当年曾有过怎样的经历。他们都算得上是敢于面对黑暗的男子汉。也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望有朝一日会被提升为拉文纳舰队司令，并因此而精神振奋，当然他还得在罗马有些好朋友，并且能从这里可怕的气候中死里逃生。或者也可以设想有一位身穿罗马长袍体面的年轻公民——也许因为掷骰子输得太多了，是吗——跟随某位大员，或是收税官，或者甚至是一位商人，来这里寻找发财的机会。在一片沼泽上登陆，穿过森林向前走，在内地的一处驿站上，他感觉到原始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荒凉，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那是森林中，莽丛中和野蛮人的心灵中骚动着的野性所构成的全部神秘的生活。而他对于这种神秘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不得不在那无法理解的世界，同时也是令人憎恶的世界当中活下去。而这世界又具有一种能对他发挥作用的蛊惑力，那是一种由他心中的憎恨所引起的蛊惑力——你知道。设想那与日俱增的后悔，那逃跑的渴望，那无能为力的厌恶，那